

能耐

可以看出，阿宁对弱势人群的关注真可谓面面俱到，层层递进，而且他对各种各样的弱势人物都充满了同情与悲悯。以对弱者的同情和悲悯为底色，阿宁构筑了他的小说世界。

阿宁 著 | 河北教育出版社

能 耐

阿宁 著 |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能耐/阿宁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5434-6770-5

I. 能… II. 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6306 号

书 名:能耐

作 者:阿 宁

责任编辑:谭 湘 蒋海燕

装帧设计:郝 旭

出 版:河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p.com>

地址: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050061

发 行: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17.25

字 数:280 千字

印 数:1-5000

版 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ISBN 978-7-5434-6770-5

定 价:30 元

版权所有,翻录必究

祁淑琴：村里人说，谁家要是考上个大学生，等于受了四年灾。

半夜里听见一声猫叫，是村里的猫来叫自己家的猫。猫已经卖了。想起卖掉的黑猫，祁淑琴再也睡不着了。

乡村的夜晚丰富极了，远处有蛙鸣，近处有说不清的虫虫草草的声音，这叫天籁，天籁也有让人心烦的时候。

将近天亮时，她梦见自己考上了本省最有名的大学。她在梦里喜极而泣，很多人围着她，表示羡慕和祝贺。一个同学说：你上不起学，还让你考上了。我能上得起，却让我落榜，命运真不公平。

外面鸡叫，她醒了。那个梦也随之远去。

一醒她就不停地干活，像她死去的娘。她在家从来闲不着。相比之下，倒是上学轻松的多。

农家的苦使她渴望上学，不然苦日子无休无止。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她就有预感，她会考上。关键时刻她的梦总是准的。她觉得腿软，靠着门蹲下。不知道万一考上怎么办。她害怕，害怕考上。村里人说，谁家要是考上个大学生，等于受了四年灾。对于她家来说，恐怕不止是四年。

中午时分，邮递员走到她家。问：你叫祁淑琴吧？她木着脸说：是。邮递员说：有你的信，到村里拿吧。邮递员怕把信递错了，一般都送到村委会。村委会站着好些等信的人，邮递员把信扔到桌上，人们都急着翻，祁淑琴站在最后面，从大人们胳膊的缝隙里看见了自己的信。她在大家翻检过后，才过去拿了信。

这一切跟梦里不一样，没人围着她，也没有祝贺的人。人们只是冷漠地看着她，都知道这对她家不是好事。通知书落到她手里，怕是白瞎了。

半路上她打开信，一切正如她所料，学校把难题出给了她。她没有把收到

通知书的事告诉父亲。家里看见的依然是一个不停干活的祁淑琴，猪拱着她的腿脚，这是在跟她要食吃。一只母鸡上了墙头，红着脸的样子像要下蛋，前两天它把两只蛋下到了外头。这个畜牲怕家里过的还不难吗？它想把蛋下到有钱人院里。祁淑琴一腔愤怒，脸上却什么也看不出来。她就是在不停地干活。

把鸡赶回来，把一个假蛋放进窝里，让它知道这才是下蛋的地方。猪食很快煮好了，倒进食盆里，两只猪争着把嘴往里伸，一只猪把蹄子也伸了进去，祁淑琴踢了它一脚，它转了一圈回到食盆前，脚又伸了进去。祁淑琴再踢。那只猪又跑开了。

第三次它又把脚伸进了猪食盆。祁淑琴呼地来了气，她涨红脸，拿起门边的扫帚。将打未打时她改了主意，猪可能永远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就像她不知道命运为什么把好运与坏运同时降临，让她考上大学，却让她交不起学费。说到底家里还指着这两只猪，哪一只也不能养瘦了。她没有跟一只猪任性的权利，看着它把蹄子又伸进食盆里，她无奈地接受了。她突然想抱住这只猪哭，想问问这只猪，你为什么不懂事？

她靠着门框，慢慢蹲在地上。一种表示疲劳的姿势。只蹲了一会儿，她听见里屋的咳嗽声，她站起来问：你喝水不？

里屋说：不喝。

她相信邮递员的话里屋听见了，她出去这个女人知道，但人家什么也不问。后娘和亲娘不一样，处得再好也不一样。

中午爹从地里回来，一看爹的神态就明白爹知道了，村里人早把消息告诉了爹。爹看她的眼神是回避的。

爹是亲爹，她不想让爹为难。这些年，她给爹添了多少心烦。对庄稼人来说，有一个学习好的孩子是灾难。从小学到中学，她是顺着爹脸上的皱纹把书念下来的。她在爹脸上一笔笔地描着，把一个中年汉子描成了未老先衰的老人。

吃完饭爹又出去了。没有拿农具，正是夏收夏种大忙时节，爹没有理由耽误农活，看着爹驼下去的背，她知道爹是想办法去了。穷苦的农家，话不多，用的多是肢体语言，祁淑琴觉得爹半天之内就矮了下去，他的动作里带着卑微。

晚上回来爹只问了一句话：什么时候报到。

祁淑琴不想回答，她想让这个时间死了。爹看着她。她只好说：九月十二

号。爹再也不说话了。

她想跟爹说：借不上钱就算了。

她没有说，说了也白说。爹不会让她把通知书作废，再难他也会想办法。

祁淑琴也在想办法，谁都不知道她心里想什么。她从小就是一个性情古怪的孩子，四岁时她从鸡窝里抓出一条蛇，蛇在她手里转来转去，顺着她的身体爬走了。

六岁时她跳到井里，想看一看井里的月亮。幸亏那是口旱井，里面只有一尺深的水。她被人从井里提上来时，灰头土脸的。

现在她十九岁，十九岁的她想做什么？她需要答案，对那张通知书说去，还是不去。她想让心里胀满了的愤怒、哀愁有一个发泄之所。她要告诉人们，她有愤怒的权利。

月亮升到半空时她走到村西的井边。跳井的话，她不该选择这口井，一村人都吃这井里的水。她应该到村外，村外也有井。可是她都死了，凭什么还要替活着的人着想？

死是最有力的回答。一死人们会围上来，会回想这个孩子活着遇到的一切。她想象自己躺在井边，浑身湿淋淋的。人们说她不该死，太可惜了，命运这么对待她，实在不公平。

她想看到的就是这些，让他们不舒服。一切活着的人，给他们添一点儿堵，让他们眉头挽一个疙瘩，她活着没人关心过她，现在她死了，人们会为自己的死惭愧吗？

仔细一想，关心过她的人真不少，从她死了娘开始，无数人的同情、怜惜，一一从眼前闪过。还有她的老师，一次次地资助过她。只是这些不能改变她的命运。如果有记者来就好了，一个尸体可以说明一切。她就是想让人知道，她是怎么活着的。

哪怕她并不真得死，这么想一想不也挺好吗？心里的悲愤似乎得到了缓解，她又看见了井里的月亮，六岁时她因为觉得月亮美才跳了下去，后来她到井边，再没有看见过月亮，现在她又看见了。一个要死的人，忽然发现了美，她对自己的决定犹豫。她坐在井边，想这十九岁活得不容易。活着就是受苦。受数不清的苦。如果你死了，过去的苦不就白受了吗？

她想起了霍老师，一个善良的好人，是她的小学老师。小学里她没有买过笔和本子，都是霍老师给的。她又想起了中学的侯老师。那年入冬了她还穿着很薄的衣服，侯老师把她领到家里，给了她一件棉大衣。她清楚地记得大衣穿在身上的感觉，真的好暖和。

她想惩罚这些好人吗？想让这些人觉得对不起她吗？还有爹，想在他苦难重重的生活中，再来重重一击吗？祁淑琴没费什么力气就明白自己错了。可她仍然在井边坐着。也许，她的心思还会转回去，觉得死是最好的选择呢，这谁又说得准。

远处有脚步声，不用看就知道是爹来了。爹回到家里一看没有她，就来这里找她。爹看见她什么也没有说，没有训斥她，也没有安慰她，爹坐在她身边跟她一起沉默。也许，就是她不来，爹也会来。爹也会这样对着井想许多事。爹的难不会比她少。

一老一少在井边坐着。她想问爹下午和晚上都去了谁家。没有问。这村里的人已经让爹借遍了。没有钱的人想借给他，也借不出来。有钱的人怕借出去打了水漂。

如果借到了，爹脸上总会带一点儿喜气。

一只手电一晃一晃，朝井边走来。这是王老六，他儿子在城里开了乳品厂，是村里最有钱的人。他走到父女俩跟前，张了张嘴，在他看来，一个人在井边坐着就够了，现在他看见了一老一少两个人。他们打算一起跳下去吗？

祁淑琴相信，爹不是没有跳的心。如果她跳下去，爹不会拉她，爹会跟着她一起跳，她不跳，爹也不会跳。这个道理一明白，她就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她把脸扭开，不再看王老六。爹也没有看他，从他走过来，爹就一直低着头。现在她听见王老六说：爷俩在这儿坐着干啥呢？

爹没有说话，她也没有说。语言是无声的。空气中有他们的谴责。一听王老六说话的口气，就知道爹去过他家，空手而回。她跟爹已经活到了这个境地，无论借了谁的钱，都不会产生感激。如果没有借上，这个人在他们面前就会觉得气馁。

王老六话里有些低声下气的味道。祁淑琴知道他正觉得对不起爹。他肯定又拒绝了爹。

这时王老六问：老祁，你借了我多少回钱了，一共借了多少你还记得吗？

爹说：记得。爹只说记得，没有说感谢的话。

王老六说：以前借的那些钱，我不要了，你不用还给我。怎么样，我够可以了吧？

爹什么也没说。爹是个倔强的人，他一句感谢的话也不说给王老六听。祁淑琴明白爹的意思，无论王老六免了他多少债务，眼前的难处他却解决不了，他的女儿仍然没有学费，不能上大学。

王老六又重复道：以前借的钱，我不要了。

看到爹仍然没有说话，他又说：我不要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说：这是一千块钱，你拿去。我只能借给你这么多。以前的钱我不要，这钱你以后得还给我。等你丫头成了城里人，让她还给我。

祁淑琴看见爹站起来，用颤抖的手接过信封。虽然夜晚的光线很微弱，她还是能感觉出爹的手在颤抖。她看见爹的身体矮了下去，一开始她还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后来她突然明白了，觉得身上血液一瞬间都凝固了。

她看见爹跪在地上，爹的头慢慢低下去，触到了地面。井台周围的地是潮湿的，爹的膝盖下面是水，爹的额头触到了地上的泥水，他把头放在地上，久久不动。

祁淑琴站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办。是该和爹一样跪下去，还是该把爹扶起来？当着女儿这么下跪的人，是该被他感动还是该责备他？祁淑琴觉得爹不是跪给王老六看的，爹是在打她。这是无声的耳光。

王老六迟疑了一下，说：老祁，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爹不起来，爹说：老六，你是我们的大恩人。

祁淑琴听见爹的话里有泪音，他脸上挂满了眼泪。她相信爹不是在骂她，爹忘了她在跟前，她走上前，拉了爹一把。王老六拉不起爹来，闺女一拉他就起来了。爹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说：老六，我们一家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

王老六走了。带着满足走了。爹满足了他的虚荣心。留下的爷俩互相看着，爹似乎为刚才的举动不好意思，他们顾不上羞愧。爹问她：学费要几千？

祁淑琴说：信上说让带五千块钱学费。

6 能 耐

爹很快就沉默了。他们借上了钱，可是借上的远远不够，除了学费，她还得吃、住，还得买学习用具，买书。打紧了算也得七千块钱，一千能顶什么，祁淑琴觉得爹的头磕的太早了。这样的头他还得磕七次。

她对爹说：爹，我不去了。

爹瞪了她一眼。她能感觉出爹在生气。可是，剩下的六千元怎么办？

爹说：回去吧。

爹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跟着。心里有许多话想对爹说，什么也说不出来，跟着爹走就是了。

倪瑞锋：我不喜欢你，已经告诉你了，你天天缠着我也没用。

倪瑞锋一米七九的个儿，大眼睛，双眼皮，眉清目秀的。有人说他长得像毛宁，有人说他长得像郭富城。陈珀的父亲说：像谁都没关系，别像绣花枕头就行。

陈珀知道他不是绣花枕头，这个人的心大着呢。他说过，他的理想是当省长，把个省治理好，在那个省的历史上留名。陈珀说：你想得真美，真要那样，那个省的老百姓不定多倒霉呢。

那个省的人没倒霉，倒是她先倒了霉。

那天，学生会要跟团市委搞一个诗歌朗诵活动，陈珀去联系的。从团市委回到学校，她看见倪瑞锋正跟一个女孩儿在校门口打出租，那个女孩儿陈珀认识，叫李圆圆，跟祁淑琴住在一个宿舍。上车时李圆圆竟然在倪瑞锋怀里依偎着，陈珀以为自己没有看清，她擦了一下眼睛再看，一点儿没错，倪瑞锋还在她脸上吻了一下。

陈珀脸呼地涨红了。

半个月前，倪瑞锋还约她到竞秀公园，她说：我不去，我这儿忙着呢。倪瑞锋说：你去了，那儿有个惊喜在等着你。她跟着他去了，到了公园里，她问：什么惊喜？倪瑞锋不说。她说：你要不说我就走了。倪瑞锋把她带到碑廊里指了指，她看见碑廊的柱子上有一行用刀子刻的字：陈珀陈珀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虽然觉得不对劲儿，陈珀还是笑得非常开心。

在这之前，她心情一直不好。一连好几天，她总是梦见母亲被人用担架抬到医院，到了医院里又从担架上站起来，好端端的没有任何病。醒来她给家里打电话，家里没人接。她给父亲打，父亲的手机关了，给父亲的秘书小周打，

小周的手机也关着。一连打了好几天电话，总是打不通。

她想，母亲不会是真的生了病吧？

倪瑞锋说：你怎么一天总不高兴？

陈珀说：我给家里打电话，总没人接，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

倪瑞锋说：一个市委书记的家能出什么事。

那为什么不接电话？

倪瑞锋说：我打电话问问我爸爸。说着把电话打过去，他父亲说：陈珀的父亲到省里开会，会上有纪律不能开手机。她母亲去了外地，可能是山里手机信号不好吧，还说他们一切都好，不用惦记着。

陈珀放了心，她问倪瑞锋什么时候到公园来过，倪瑞锋说没来过。

陈珀说：那柱子上的字怎么刻上去的。

倪瑞锋说：我心里天天想，字就到了柱子上，你信不信？

倪瑞锋的父亲是阳平市副市长，听说正在争取常务副市长。他们的恋爱关系对倪瑞锋父亲有利，因为陈珀父亲是市委书记。

这件事是陈珀母亲促成的，她看上了倪瑞锋的长相。陈珀父亲虽然是市委书记，可他矮小的个子一直是母亲的遗憾，她想让女儿嫁一个英俊小伙弥补她的缺憾。倪瑞锋的母亲跟着促成此事，显然是为了家庭。

陈珀早有直觉，倪瑞锋对她虽然殷勤，却并不喜欢她。她这么想没有根据，完全是女孩子的直觉。有一次她不小心把这个直觉流露了出来，倪瑞锋并没有生气，今天他带着她到公园来，显然是表白心迹的。他说她是校园里最漂亮的女孩子，说她聪明，说她性格温柔，说在这个校园里，谁也不如她上进心强。他是真心爱她，想让她一辈子幸福。虽然陈珀不太相信这些话，还是很愿意听。

如果不是李圆圆的出现，陈珀会把这个梦一直做下去：她有一个市委书记父亲，还有一个很帅的男朋友，她生活的很幸福。

在出租车前，李圆圆挽着倪瑞锋的胳膊，目光含情。倪瑞锋笑着，脸上盛满了快乐。陈珀站在校门口想，也许，倪瑞锋跟李圆圆在一起更合适，跟她在一起从来没这么高兴过，总是显得小心翼翼的。

她对自己的家庭产生了自卑，生在一个普通人家多好，哪怕像祁淑琴那样的贫困家庭，得到的也是真实感情。有人跟她谈恋爱，就是真的爱上了她，会

像一个男孩子喜欢一个女孩子那样喜欢她。

看着倪瑞锋和李圆圆手挽手的样子她明白，倪瑞锋从来没喜欢过她。想到他可能在利用她，她心在痛。从小别人说她聪明，现在她觉得自己是最傻最傻的人。她太自信了，不只是相信自己，潜意识里还自信自己有一位跟别人不一样的父亲。她以为有这样的父亲，别人就不敢欺骗自己了。

晚饭陈珀没有吃。

饭她也打了，是她最爱吃的芙蓉鱼片和蒜香排骨，虽然母亲一再跟她说不要怕花钱，但是她生活很节俭。她很少买贵菜，一般每餐只买一份，母亲说这都是她在奶奶家长大的后遗症。

她本来想好好吃一顿，把菜放在桌上又吃不下了。她心里说：这种人不值得生气，他算什么，凭什么我要生气，可她还是吃不下东西。

看着桌上的饭菜，她的眼泪掉了出来。她觉得特别委屈，说不上这委屈是对谁的。她想，我太傻了，我怎么这么傻，怎么早没看出来。

她在餐桌上抹着泪，怕周围同学看见，想走，又可惜饭菜白打了。正好看见祁淑琴进了食堂，就招手把她叫到跟前。祁淑琴是今年刚入学的新生，刚一入学系里就知道来了个贫困生。她洗脸从来不用肥皂，只用清水。每天只吃一次菜，还是只打半份儿，另外一顿光吃馒头。陈珀看到她来，对她说：这饭菜我吃不下，你吃了吧。

祁淑琴坐下就吃。吃了几口，抬起头看到陈珀红红的眼睛，才问：陈珀姐，你怎么了？

陈珀说：别问了。说着又忍不住掉了泪。

祁淑琴说：是不是班里有什么不痛快的事。

陈珀说：没有。你吃吧。

看她不愿意说，祁淑琴也不敢再问什么。直到两个人离开餐厅，祁淑琴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回到宿舍楼，陈珀先在卫生间洗了脸，回到宿舍里别人还是看出她刚刚哭过，宿舍里的同学们想，她是不是知道家里发生的事了，其实她什么也不知道，她还不知道发生了比倪瑞锋背叛更严重的事。

晚上，倪瑞锋到宿舍里找她。宿舍里的同学都知道倪瑞锋是干什么来的。她不知道，还以为倪瑞锋是来道歉的。

她在前面走，倪瑞锋在后面跟着，两人走到宿舍楼后面的一棵梧桐树旁，陈珀不再走了。她等着倪瑞锋解释。倪瑞锋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想了好长时间，觉得咱们在一起不合适。

陈珀没想到他会这么说，听到他坚决的口气她镇定下来，问：为什么？

倪瑞锋说：咱们性格不合。你性格太要强，我从小也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在一起时间长了，确实都觉得压抑。

陈珀说：那你跟谁在一起不压抑，是今天校门口的那个李圆圆吗？

倪瑞锋愣了一下，说：我们没什么，就是普通朋友。

陈珀说：两个人挽着胳膊，没什么？

倪瑞锋说：真的没什么，她就是那样的人，她跟谁都那样。

陈珀说：那我们就更没有理由分开了。我觉得咱们挺合适，你以前不是总说要让我过上幸福生活吗？我一直记着你这话呢。说完她扭身回了宿舍楼。

回到宿舍，她觉得胸中恶气出了一些，她本来还准备了更难听的话，这一次忍了，她不是不想跟他分开，是不想现在分开。她就是要给他一个挫折，她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

她拿着镜子看自己：我丑吗？我比别的女孩子差吗？倪瑞锋为什么不喜欢我，要喜欢李圆圆。她觉得李圆圆并不比自己漂亮。

是不是我性格不招人喜欢？不温柔，不可爱？她一遍遍地问自己，结论恰恰相反。她觉得自己说不上美女，也并不丑。她想起上中学时她对着镜子描眉，母亲跟她发脾气：这么小的孩子不学好。

她说：爱美怎么叫不学好，我们老师还化妆呢？

母亲说：老师是大人。你们还是学生，画得跟妖精似的像什么样子。

父亲走到外屋，说：我看看，我的女儿像妖精吗？不像，真的不像。

母亲说：你就惯她吧，一天描眉画眼的。

父亲说：妖精是不像，但再朴实一些，就更漂亮了。

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的话她总是愿意听，哪怕是批评的话，她听着也挺顺耳的。

过后父亲对她说：你爱美没有错，可是，还有个怎么追求美的问题。你读得书多了，有修养，气质自然跟别人不一样。过去有句话叫“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在事业上成功了，你的言行举止就有一种坚定，自信。这就是美。

她照着镜子想，哪怕自己算不上美女，气质也绝不比别人差。她认定和倪瑞锋的问题不是出在自己身上，她不能轻易放过他，她从小就是个不肯服输的孩子。

在阅览室，她故意把身边的座位占上，别人问有人没人，她说：有，我男朋友一会儿来。她打电话把倪瑞锋叫来，让他坐在那里。

倪瑞锋显得有些激动，拿出笔刷刷地写上几个字，递给陈珀：我已经说过，不想再保持原来的关系了。

陈珀也写了几个字：这是两个人的事。

倪瑞锋写道：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何况是没有爱情的恋爱。

陈珀写道：真的吗？你以前说的话犹在耳边，你不是说我是世上最美丽的女孩儿吗？不是说非常爱我吗？不是还把誓言刻在公园的柱子上吗？你现在就到公园去，看看你刻的话还在不在那里。

倪瑞锋写不下去了，他坐在那里喘粗气。

李圆圆站在阅览室门口，冲倪瑞锋勾手指头。陈珀看到了，故意附到倪瑞锋耳边，显出亲昵的样子说：倪瑞锋，你别生气了，晚上我请你到外面吃饭，好不好。

李圆圆看到这样，跺了一下脚，气冲冲地转身离开了。

倪瑞锋追到外面，在草坪上拦住李圆圆。他告诉她自己从来没爱过陈珀。是的，她们家是有那个意思，我们家也有那个意思，我没有，我不爱她，我根本喜欢不起来她，她没有一点儿女孩子的温柔劲儿，除了知道学习，什么都不知道，她根本不懂怎么生活。她也不漂亮，长得太一般了，我怎么会爱上她。

陈珀在图书馆台阶上看着他们争吵、解释。她心里的愤怒、怨恨交织在一起，她腿有些发软，但是命令自己腿不要软，她坚定地走到他们跟前，笑着说：倪瑞锋，你怎么在这儿，我还等着你呢。

倪瑞锋气急败坏地说：陈珀，你这么做有意思吗？我不喜欢你，你天天缠

着我也没用。

陈珀气得眼泪都下来了：我缠着你？是谁天天在我耳边甜言蜜语，说要一辈子对我好的，是谁天天在我耳边上说我是最可爱的女孩儿，是咱们学校最漂亮的，还说爱我一辈子都不够，要爱两辈子，三辈子，永远永远不变心的。

李圆圆听到这儿转身跑开了。

陈珀冷笑，她看着倪瑞锋说：你以为我是那么好利用的吗？

倪瑞锋说：我利用你什么了？那一瞬间倪瑞锋真想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想了想还是把话忍住了。

前几天，倪瑞锋的父亲把倪瑞锋叫回家里，告诉他陈珀父亲已经被中纪委双规了。事情是由南方一个走私案引起的，那个案件的老板交代，他们曾经给省里一位主要领导和阳平市市委书记各送过一笔巨款，当时他们想拿到从阳平到省城的高速公路和公路两侧一系列工程的合同，那几天陈珀往家里打电话没人接，就是这个原因。

父亲没有说他跟陈珀的关系应该怎么办，倪瑞锋听了却松了一口气，他终于可以放松地面对陈珀了。这些年，他在陈珀面前一直是压抑的。

消息传得很快，随着国庆节后阳平的同学返回学校，大部分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只有陈珀自己不知道。看着陈珀气冲冲的样子，倪瑞锋真的不想伤害她。他只是说：我利用你什么了？你有什么可利用的。

陈珀说：你心里明白，你这种做法太让人恶心了。

倪瑞锋说：好，好。我不跟你说。咱们以后再谈，好不好。说完他转身追李圆圆去了。他想，陈珀早晚会明白的。

陈珀站在那里流泪，过了好半天她才回到阅览室，书读不下去了，她把借的书还给管理员，拿着笔记本离开了图书馆。

她不愿意回宿舍，怕别人看见她流泪。走到学校南院的中心花园，看到那里聚了很多，她又转身离开了。她是不知不觉走到祁淑琴宿舍的，祁淑琴现在成了她的依靠，能让她把满腹委屈倒出来的，只有祁淑琴。

祁淑琴把头靠在她肩膀上，说：陈珀姐，别伤心了，这种人不值得伤心。

陈珀说：我一直不怎么喜欢他，就是觉得他太世俗，连他们家大人也一样。他们极力让倪瑞锋追我，还不是因为我爸爸是市委书记，我心里什么都知道。

祁淑琴说：是啊。你爸爸现在不当市委书记了，他们就不愿意了。

什么？陈珀推开祁淑琴：我爸爸不当市委书记了，你听谁说的。

祁淑琴说：陈珀姐，你还不知道啊。

陈珀说：这些日子我总觉得不对劲儿，家里、学校都有点儿反常。到底怎么回事？

祁淑琴犹豫地说：我也不太知道……

陈珀抓住她的肩膀，说：祁淑琴，要是连你也不告诉我，就没人告诉我了。

祁淑琴说：我只是听别人说，你爸爸犯了错误，被抓起来了。

陈珀愣了：被抓起来了？他犯了什么错误？

祁淑琴说：他们说……是受贿。

陈珀说：受贿？我爸爸？不可能。你什么时候听说的。

祁淑琴说：我知道的最晚了，他们都知道咱俩好，开始议论都背着我。国庆节以后阳平市的同学从家里返回来，差不多都知道了。

陈珀说：不可能，我爸爸不是那样的人。我给我妈打电话。她说拿出电话，给家里拨。她说：妈，学校里人说我爸爸犯了错误，是真的吗？

母亲不说话。

妈，你倒是告诉我怎么回事呀？

母亲叹了口气：这件事以后再跟你说吧，你爸爸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你要是没事，你爸爸就放心了。

放了电话陈珀呆愣着，心想，这么说都是真的了。

不，她还是不相信，父亲绝不是那样的人。她对祁淑琴说：我不信，我要回家，我要当面问清楚。

倪瑞锋的事已经不重要了，她脑子里只有父亲，她决定买当晚的火车票连夜回家。火车站最早的一趟火车是深夜三点的，她坐在候车室里脑子一片空白。

她想起那年她跟着父亲从阳平到北京，在北京站看见一个乞讨的人。那时父亲在青满县当县委书记，他问乞讨者你是哪儿的，乞讨者说是青满的。他问：我看你年轻力壮的，为什么出来干这个。那人说：因为家里穷呗，不干这个干什么。

父亲听了好长时间喘粗气。母亲对他说：你生气没用，哪个县都有这样的人。

父亲大声地说：我在青满，青满就不应该有。

后来父亲在全县干部大会上流着泪说：我听他说是青满的，脸就发烧。咱们工作没做好，这是老百姓在打我们的脸啊。

当时，台下的干部安静极了。

父亲又说：我也知道，现在有的要饭的，一年能要成万元户。人家说，你看他要饭，他比你的钱都多。可是我们青满县的人能靠这种办法发财吗？老百姓不是没有脸，是我们当干部的没有给他们找到致富之路。

父亲在青满县当了七年县委书记，青满县的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后来再没有在外面见过青满人乞讨。青满人知道有一个县委书记，因为他们乞讨在县干部大会上流了泪，他们就是家里有困难，也绝不外面乞讨。

这就是父亲，父亲会是一个贪官吗？去往阳平的火车上，陈珀一遍遍地想。

敲开家门是凌晨五点，母亲没想到她会回来，一下把她抱到怀里，母亲的身体在颤抖，那是灵魂深处的震动。陈珀反而镇静了。为倪瑞锋的事她流了很多泪，听到父亲的事她却一次泪也没流。她的身体处于应激状态，心里有许多想法，远远比流泪重要。

她扶母亲坐在床上，一只手给母亲擦泪，一只手搂着她的肩膀。本来她还是软弱的，看到母亲这样反而忘了自己的软弱，她对母亲说：别哭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那样子倒像母亲成了女儿，女儿成了母亲。

母亲的泪水擦也擦不完，她说：咱们家，咱们家，完了。

陈珀愤然作色道：什么叫完了。哪跟哪儿？你倒是告诉我怎么回事呀。

母亲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爸爸让省里双规了一个多月了。省委通知他开紧急会议，到了省里就再也没回来。他们把我也带到省里，问了我三天，后来检察机关和纪委还来过家里，把家里搜了一遍。咱们家这回是完了。

陈珀说：爸爸没事怎么会完，早晚有弄清楚的一天。

母亲说：现在哪个领导没事，该着咱们家倒霉。

陈珀使劲儿看着母亲，想搞明白她这话的意思。她是说父亲真有事吗？她问母亲：你怎么知道我爸爸有事。